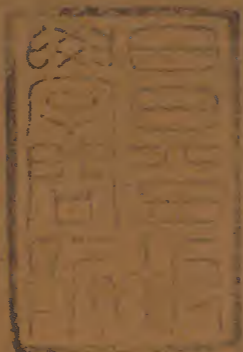


淮郡文獻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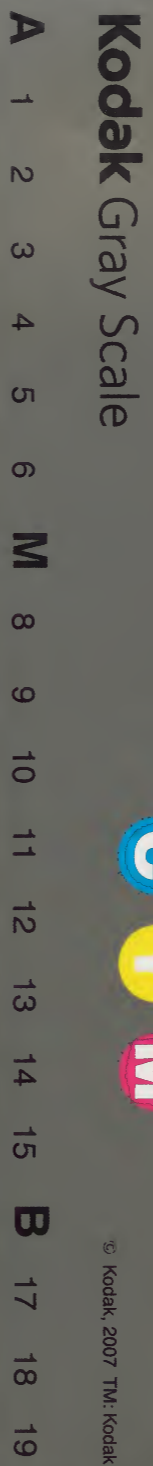
第十六卷
文藝四



漢書門
八十九
六十九
八十九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十九
六十九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74
冊數 18 (11)
函號 287 143



© Kodak, 2007 TM: Kodak



淮郡

文獻志卷第十六

對

章華臺對

伍大夫

章華臺對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馬曰臺美夫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以服為美安民以為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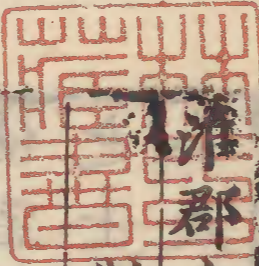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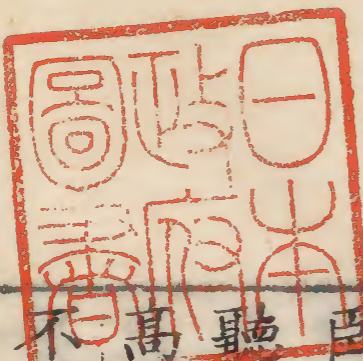
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剛不問其以土木之崇

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為樂

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

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



文獻志

卷第十六

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
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
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
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
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
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
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開那美也豎未冠者而使長鬣
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
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

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
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
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美不行則邇
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為官正而以仲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
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
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
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
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
王士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上其所不奪穡地卒也

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故周詩曰維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
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圖項羽并三秦對

韓淮陰侯

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封
刻印利忍不能予此所
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
朝天下而臣諸侯不居
關中一秦彭越
背秦約而以親愛王諸侯
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帝
皆歸逐其
主自王善地項王所
過亡不殘
多怨百姓百
姓不附特劫於威彊
服耳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
心故曰其彊易弱今
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
武勇何不誅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以義
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不散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項王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漢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陸大中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粵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蜀漢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粵而不助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粵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

備將將十萬衆臨粵即粵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迺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曹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迺大說賈曰粵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賈卒拜佗爲南島王令稱臣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

雨雹對

蕭太傅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

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尹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諫

諫吳王許越成

元年

伍行人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任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憇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諫澆使
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祝夏配天不失
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
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收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
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

諫伐齊

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腹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諫吳王書

枚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

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歎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逆逾多而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

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
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
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
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

摧而拔據其未生以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太王鑿計而身行之百代
不易之道也

重諫吳王書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
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

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徠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鑿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
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
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壯地弓高宿左
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
熟察焉

救第五種書

臧中郎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
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
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

觀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
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鈞之讐
勳効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
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
何由得中一正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兗州刺史
第五種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
闕天性疾惡公方不回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
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
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
筋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

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
忠入地之恨

諫何進引兵誅宦官

陳軍謀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
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
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
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
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
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

王入疏

上皇帝尊號疏

韓淮陰侯

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
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
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
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擬亡上下之分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

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與博士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

之陽

諫射獵疏

薛御史大夫

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收還武庫兵疏

毋將太守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末用不以民力

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
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
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
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
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
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
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論知人邪正之道疏

翼諫大夫

知下之邪正人誠鄉

正雖愚為用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
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
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
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
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
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至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

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

神獨行則自然矣

論地震為后舅疏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

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

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
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
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
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
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
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
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
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

不亦宜乎

白鶴館災上疏

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
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
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
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
問卒其終始

乞遷都成周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
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後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
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
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
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
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
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
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
亡常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
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
阻颯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

白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陛下共
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
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
奉誠難直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
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
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
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
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

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

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忘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惟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論諫官補郡疏

蕭太傅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

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
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
若此不急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
憂哉

論日蝕地震䟽

匡丞相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
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
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
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

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滯辟之意縱
綱紀失序䟽者愈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
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
之損翰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

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
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昧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
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
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
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
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

親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
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
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寮敬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
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
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
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
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
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內度修外內近忠正

守法正內二事疏
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
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
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
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

思迷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
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祐焉其
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祐功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
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
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
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
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
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
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
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
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
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

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不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滂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觀者疏考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戒妃匹觀經學威儀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曰笄笄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

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
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
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
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
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
近取敬遠取能窺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

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善臣聞
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
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
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
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
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

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
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
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
立基楨天下幸甚

論部刺史疏

薛高陽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世

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
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
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
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
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
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
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

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
三十一
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教使昭然知
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論國是疏

桓議郎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
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
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
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
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
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
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
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
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
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
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
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
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
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

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崔山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三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

賈多放錢貨古家子弟為之係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畊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滛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

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論信讖記各爵賞疏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

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

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有民省刑疏

王司徒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
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
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達於
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
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
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
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

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
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
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
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
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
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
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
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
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節省疏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
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
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
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
釀醑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
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十餘人中
廢則駢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
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
赤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
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

獄政克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
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粟蠶
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火替質而損文避泰
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
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
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口一太牢之祀
郡國竝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
之數若此之輦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
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
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

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竝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

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竝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強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竝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

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
遠矣若如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嘗用
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
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
枯未足以為喻

諫游獵疏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
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
晉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

臨捕虎日晏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
萬乘之至慎也

諫征吳疏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
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
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躡之叛亦不
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
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連
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
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

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竝懷伊邑臣愚
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
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
不可動計不可測

諫營修宮室疏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
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
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
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而成五服旬歲歛

廣其禦兒之疆醜夫系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
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
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
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
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
桑用能彌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
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
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
第宅明邱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
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

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
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
閭閻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
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
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
滋息民克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

廣胤嗣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
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
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

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陳
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
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繫於掖
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
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
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
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
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
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
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

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
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
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諫征蜀疏

王衛將軍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
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
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
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
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
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

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
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
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
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
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政本疏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
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
耕乃徃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
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

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
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
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
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
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
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
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
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
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

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論漢主稱皇疏

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
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
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
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
擯歛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
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彌曰皇帝有
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

和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

時政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畱萬人使一耨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

坐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五刑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灋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

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灋也

陳儒訓疏

劉鄉侯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後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灋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獎勸用賢疏

步丞相

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擧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

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孽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論中書呂壹典校糾舉四疏

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

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濬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鳥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

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
責重志在竭誠夙夜競競寢食不寧念欲安國
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
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
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
欺負所天乎
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
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
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

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
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
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臣愚
以為可一切罷省

侍郎滿辭閣疏

鮑參軍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闈雲路從茲
自遠鮪鯨沉藏方絕光景祗戀遲迴結涕濡泗
臣囂機窮賤情嗜躑躅身弱涓斲地幽井谷本
應守業墾畷剽苌牧鷄園豕以給征賦而幼性
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畊學文畫虎既敗

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鷲雀日晏途遠塊然
自喪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
復拖相如消渴之疾士逐軍離事與裹合束馬
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邁聖明煦蒸霜霰
萃中雲落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勒負羈班榮
扈隸矜愚訓短哀宥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
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遠能結草不勝
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衆善必達百行無

一生丁昌運自比人曹操之端槩業謝成迹和
年空徃瑣心靡迷梳纏好簪於斯終志東萊負
薪期與相畢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
汝圓明兼覽離瓠飾笙備雲和之品潢汗流藻
克金鼎之實鏃羽暴鱗復見翻躍枯楊寒炭遂
起煙華未識微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以為
報祇奉恩命憂愧增灼不勝感荷屏營之情謹
詣閣拜疏以聞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

之華封故德積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
以中氣正月鍾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弧
矢夙陳珪璋攸覲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
孚柔顏載睟凡在垠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
慶倍白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開漕渠疏

昭明太子

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道
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
後利未蒙難覩竊有愚懷如聞吳興累年失收
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

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
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
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登門動為民蠹又出
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粗
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
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
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
審可得權停

五品以上議告言赦前事疏

徐都督

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
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
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
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
前事則與律平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
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
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

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

疏

陛下即位已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官選人所

多掌選之費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
面固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為常殊
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鞠訊結斷
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
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
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
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速與
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
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答至造
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驚擊

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
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時政疏

蕭中令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
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
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
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
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事曾無遠圖上
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
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

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
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儉人
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
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
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
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
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
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
利已鬻瀆狗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

恩賞彌數儉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
流知難而斂分丘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
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
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
多居美爵此竝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
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
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
其漿鞞鞞佩琢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
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
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

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
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
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
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
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
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
司長官子弟竝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
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

劾李義府疏

王司戶

臣聞春鸞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

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
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
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
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
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鞠問
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
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
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逢萌魏
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

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貊夷落
猶懼踈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言足使忠臣抗
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
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
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豎冰積
小成大請重鞠正義死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
臣於白日

又廷劾義府疏

臣聞附下周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
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

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
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馭王休策蹇勵
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
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
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
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
可容金風屈節玉露凝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
臣將鷹鷂竝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

展明臣節

淮郡文獻志卷十六

